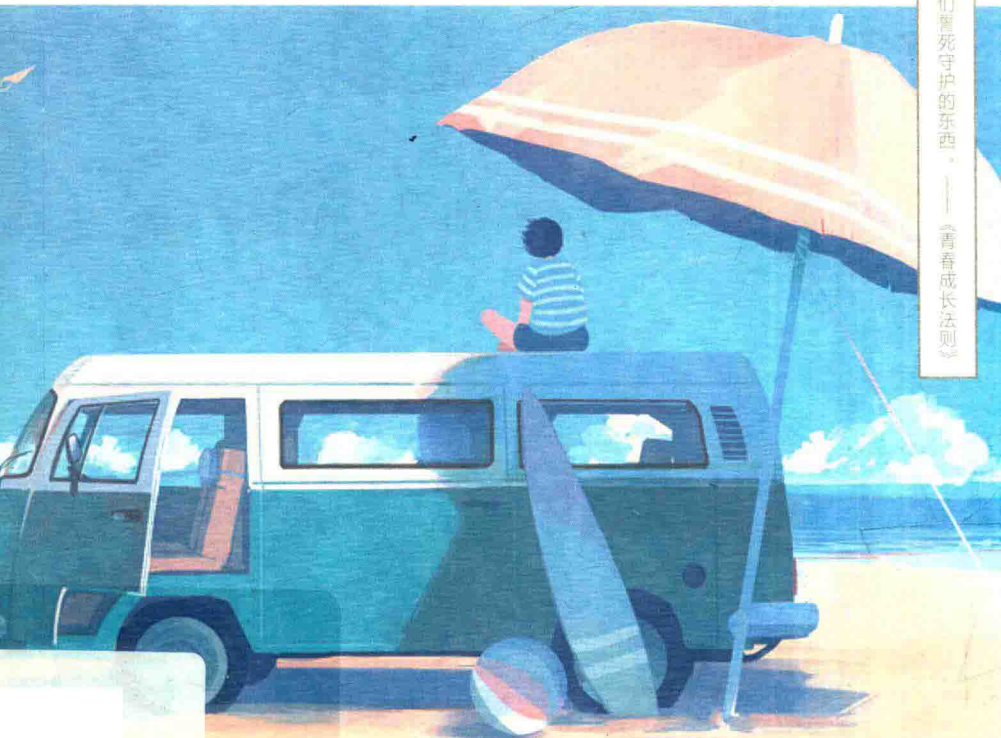


曾经我们便筑 想 要 逃 离 的 经 年 累 月 往 往 都 会 变 成 我 们 誓 死 守 护 的 东 西 。

——《青春成长法则》

非天夜翔 著

与时光 擦肩而过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与时光
下
擦肩而过

非天夜翔 著

我打开门，请你进来。
屋里光线昏暗，
让我为你点一盏灯；
你若能暂时停留，
我会为你泡一壶热茶。
屋外异常静谧，
天也渐渐暗了下来。
阶前的花猫，
专注地凝视远方，
一只野鸟突然从矮树丛里窜出，
惊慌地飞入乌云里……
世界时时刻刻在变幻，
我们必须找寻一个缓慢悠静的时空。
你还在犹豫吗？
门要关了。

【第十三章】	1
【第十四章】	23
【第十五章】	48
【第十六章】	74
【第十七章】	86
【第十八章】	108
【第十九章】	122
【第二十章】	135
【第二十一章】	164
【第二十二章】	187
【第二十三章】	209
【第二十四章】	230
【第二十五章】	249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三章



T I M E

天气渐渐凉了，大学生活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会儿那么不适应，遥远开始觉得上大学还是挺好玩的，可以到隔壁宿舍去天南地北地闲聊，也可以去找广东的学生打牌，整个班上的同学都认识全了，学姐们常常逗他玩，把他和游泽洋配对开玩笑，说他两腻歪是一对，遥远听了只笑笑。

他的朋友圈子渐渐扩大，和什么人都能聊几句，会画画开玩笑逗女生们笑，也会帮同学参谋感情问题，建议他们送什么礼物，去别的宿舍玩的时候会带点零食和饮料过去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

大学跟高中天差地别，各有各的夜生活，简直就是众生百态。

晚上放学后有的人去上自习，好几个寝室里有人连上网在打“星际”和“帝国”，有人开着功放宿舍里把摇滚放得山响，斜对面寝室在打牌赌钱，一张牌一毛钱。遥远去赌了几把，出入太小，赢起来没意思，来来去去一晚上顶多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事，没上百不刺激，便不怎么参与了。

“赵遥远。”张钧笑道，“你玩‘传奇’吗？”

遥远想起以前齐辉宇和他一起玩的“传奇”，说：“好啊。”

张钧道：“我这个月生活费花完了，你借我钱买张点卡，我带你玩。”

遥远就知道是这样，上次借的两百还没还，他不想再给张钧白白吃喝了，从前请客他请得舒畅，毕竟张震、齐辉宇等人人都很喜欢他，他能由衷地感觉到彼此的友情，请客没白请。

但大学里就总觉得没这么多友情的成分在里面，张钧他们最开始的清高与风骨逐渐没了，会找他借钱，也会吃他的东西。遥远这人心眼儿本来就不大，你吃我的喝我的可以，只要你把我当朋友，请吃多少我都乐意，自己有一口吃的朋友就不会饿着。像游泽洋那样也常找遥远蹭饭吃，但有什么好事也会主动来叫他，还介绍自己老家的女朋友给他认识加QQ好友什么的。

但像张钧、于海航这种就不一样了，遥远不想给他买点卡，说：“我自己先试试吧，不行再叫你。”

张钧说：“我的号卖你要吗？值好几千呢，玩三年了。”

遥远一听这话更庆幸自己没掏腰包了，别人根本就把他当水鱼，说：“不用，我先从零级开始玩。”

张钧见坑不到钱，索性大方地说：“我的号借你玩吧，被欺负了可以杀回去。”

遥远嗯嗯答话，下了“传奇”客户端，QQ上找齐辉宇。

齐辉宇平时QQ经常挂着，但对遥远也有点爱理不理的，遥远也不主动找他，万一待会儿齐辉宇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就不好了。

齐辉宇在香港上学相当忙，课程和内地几乎是不可比的，一学期拿三个C就收拾背包滚蛋，不敢掉以轻心。

遥远一找他，齐辉宇就把号给了他让他先自己玩，告诉他：“你上线别人问的话，你就说是我老婆就行了，过段时间等忙完考试我再来陪你。”

张钧看到齐辉宇的号四十二级，登时吓了一跳，满脸羡慕之情，遥远又有东西可以炫耀了，于是就从之前的张钧带遥远，变成遥远带张钧玩。

张钧下去买了两张点卡，主动拿一张给遥远，让遥远操作齐辉宇的号带他升级。于是遥远就用齐辉宇的号带着自己的小号与张钧到洞里去杀怪。

一玩起“传奇：来遥远马上就陷进去了，沙城主，PK，练级，杀人，爆装备，刷钱，各种金币、神装满天飞。遥远先玩了一段时间齐辉宇的号，摸索清楚以后便开始玩自己的小号，他从小学就开始浸淫游戏，一上手就熟知各种操作，顿时玩得风生水起，拿齐辉宇的金币去散财——反正齐辉宇说了随便他花的。

遥远问过几次齐辉宇他的号怎么来的，以前高中也没见他沉迷游戏啊，齐辉宇答道是当人妖骗来的。这个号原本是齐辉宇人妖号的老公的，结果他老公发现他是男的受了重大打击，连号也送他，再也不上游戏了。

遥远彻底无语，开着那个号碾轧来碾轧去，玩游戏的人里有不少是齐辉宇的好朋友，平时都很照顾遥远，遥远又在游戏里认识了不少人，越玩越沉迷，连课也不去上，每天买于海航的泡面吃，待在寝室里。

“高数帮我点个名吧，小呆……”遥远疲劳地说，“我不想去了。”

眼镜小呆说：“游戏有这么好玩吗？连课也不想去了。现在才七点啊。”

遥远道：“那我再睡会儿……”

再睡醒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，迟到半小时，不到永远比迟到好，算了，不去了。遥远把被窝一卷继续睡。

睡到中午一点，谭睿康来短信：弟，吃了吗？

遥远爬起来拿于海航的泡面，放两块钱在他桌子上，瞥了一眼箱子上的“香菇炖鸡面”等标签，回了个短信：吃了，香菇炖鸡、红烧牛肉、鲜虾紫菜。

谭睿康：你们食堂改菜单了？下次带哥去尝尝，作业做了么？

遥远：对啊，你中午吃的什么？没做，很多不会的。

谭睿康：哪些不会？我周五过来教你。

遥远：我先问问人吧，周六日约了朋友有事。

谭睿康没回短信了，遥远确实约了朋友，是游戏里的朋友。

秋去冬来，遥远每次都告诉自己，明天一定要去上课了，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

大学上课怎么就这么痛苦呢？还要提前去占位置？！遥远每次去都发现一堆书摆在桌上，拿去扔了又不好，要自己也提前去占位置又不想动，好不容易去上一次高数，坐在最后一排，前面全是谈情说爱的，集中不了精神。

好不容易有天占到前排了，精神好了，对着满黑板的天书，完全听不懂。

游泽洋也被带着玩“传奇”了，开了个小号跟在遥远屁股后转，把小号藏在岩石缝里等遥远打怪练级给他赚经验，来寝室里坐在旁边看他用笔记本杀怪，说：“哎没事，等快考试了复习一下就行，大家都这样的。小心小心！有人杀你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遥远随便几个符扔过去，刷上毒，拖着一个战士耍猴般地转，把他耗死了，说：“你确定？”

游泽洋：“哇，你操作太好了！我相当确定！”

于是遥远安了心，和游泽洋约好，期末考前一个月就开始戒游戏，去上晚自习，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。

谭睿康的Flash还每半小时跳出来一次，开始的时候还很有趣，到最后连游泽洋都看烦了，占了整个屏幕，练级的时候挡着超级容易死，搞得遥远非常抓狂，又无从破解，想找计算机系的高人把这个Flash每半小时跳一次的周期改一改，或者暂时屏蔽掉。

奈何高人表示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遥远家神仙哥哥写的程序开机自启动，连计算机系大三的学长都搞不掉，要改程序只能全部卸载，卸载掉的话遥远又心疼，而改周期就要找密码，密码十六位数，暴力破解要一千四百三十多年时间。

遥远只得痛并快乐着，每半小时被谭睿康的Flash刺激一次关于学习的事，提醒他再玩下去就死定了，然后遥远关掉程序，继续玩他的“传奇”。

十二月，天冷了，这下遥远早上更爬不起来了。

谭睿康还是一天三次发短信，问吃午饭吃晚饭，道声晚安。

遥远从开始的每条短信必回，渐渐变成少回，又变成只回晚饭和晚安。这实在没办法，遥远习惯夜间活动，因为半夜玩的人少，不怕抢怪，可以尽情练级。早上到中午都在睡觉，一直睡到午后，谭睿康发短信来他根本起不了床，晚上十一点约齐人以后开始练级，顺便回谭睿康的一条短信，告诉他晚安。

遥远被游戏转移了注意力，没有再像之前那种既爱又求之不得的苦涩感，只有半夜或者凌晨六点睡觉时，翻出手机，看到谭睿康的消息，仍忍不住一阵心酸。心想我堕落了。

他不想和谭睿康再说什么，保持点距离吧，各做各的。

冬天渐渐冷了下来，“传奇”里的圣诞节活动奖励很丰厚，遥远下午四点爬起来，刷牙洗脸，第一件事就是开机准备上线。

玩着玩着，耳朵被一只手揪了揪。

遥远马上意识到不妙，转头时见谭睿康穿着毛衣牛仔裤，围着围巾，头发剪得很短很精神，问：“怎么不接电话？今天没课？”

遥远：“……”

“我手机调成震动了。”遥远起身去拿手机，发现上面十几个未接电话，

全是谭睿康打的，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陪你过圣诞节啊。”谭睿康笑道，“你在玩什么？我看看。”

谭睿康不会打“传奇”，点了几下就死了，问：“怎么变灰了？”

遥远：“……”

遥远心道完蛋了，被杀了一回肯定爆出不少装备，但又不能生谭睿康的气，更不敢说游戏很重要，只得说：“没……没事，我把它关了吧。”

谭睿康拿出一个纸袋，里面是班尼路的围巾和毛衣，笑道：“哥给你买的，穿上看看。”

那个款式和他自己的一模一样，只是颜色略有区别，谭睿康的是深黑，遥远的是深蓝，两条围巾都是白色的，围上去之后感觉很温暖，遥远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又看大男生般的谭睿康，忽然间就有种感动，想紧紧抱着他。

“晚上怎么过？”谭睿康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遥远问，“你没想好吗？我也不知道去哪儿。”

谭睿康说：“你舍友们呢？”

遥远道：“那个戴眼镜的去上选修课了，张钧和学姐出去了吧，于海航不知道去哪，没说。”

谭睿康笑道：“你今天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吗？哥可是翘了一下午课过来陪你呢。”

遥远心想翘课很严重吗？估计也只有谭睿康才会觉得很严重……他越看谭睿康就越不舒服，一到冬天人就怕冷，想找个人来温暖自己，遥远每天沉迷在游戏中意气风发，然而当他关上电脑，回到现实后时，又有种说不出的孤独。

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孤独无处排解，连说也不能说。

要不还是让谭睿康早点回去，自己也回去玩游戏吧，起码玩圣诞节活动也能快乐点。

“小远。”谭睿康迷茫地问，“你不高兴吗？”

遥远笑道：“没有。”

谭睿康微微蹙眉，注视着他的双眼，神态很认真，眼神中的意味也很复

杂。

遥远回忆起从前，似乎是第一次看到谭睿康在他面前露出这样的表情。他们生活在一起已经接近五年了，五年，足够许多人从恋爱到谈婚论嫁，热恋消逝，继而成为彼此的亲人。他们一开始便是亲情，然而因为遥远自己，这段感情越来越疏，他却又毫无办法。

“你不高兴。”谭睿康说，“我知道的。你心里只要有什么不舒服的，我都知道。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，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遥远摇了摇头，谭睿康道：“有什么别放在心里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解决，是姑丈的事？”

遥远摆手，谭睿康又道：“恋爱了？”

遥远噗地一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不是，现在高兴了，吃饭去吧。”

谭睿康有点搞不懂遥远了，平安夜里，路上几乎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，遥远和谭睿康也像一对。

他们在大学城外的麦当劳里坐下，谭睿康说：“我去排队买吃的，你想想看待会去做什么。”

遥远嗯了声，心不在焉地在桌面转谭睿康的手机玩，从初三开始，他们的手机就没换过。高中时赵国刚给遥远和谭睿康一人买过一部很贵的V70，但遥远嫌不能发中文短信，就不要了。谭睿康也没敢要，两人都还是在用松下。

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是同款的，同款衣服，一模一样的手机，连续号码的手机号，遥远拿起手机，看谭睿康的短消息，想给他编个铃声。

他顺便点开了谭睿康的信息邮箱，里面存着的都是遥远的短信：吃了，红烧肉，豆角，蒸排骨，鱼汤；吃了，哥你呢；吃了，香菇炖鸡……

几十条跟菜谱一样的短信存在谭睿康的手机里，还有哥我想你了……翻来覆去的几十条，间隔着那些菜谱。

最后一条“哥，我想你了”的短信，是在一个月前，遥远开始玩“传奇”的那会儿。

手机响了，有人发来一条短消息。

遥远按开看了一眼，发信人是“顾小婷”，内容是：

“谭睿康！你以为我圣诞节干吗一个人啊！老娘是想给你和她制造机会的！闺蜜都送你了你还不要！你这个死马骝！那么喜欢找你弟！怎么不和你弟谈恋爱啊！自己玩儿蛋去吧！”

遥远：“？”

谭睿康谈恋爱了？！遥远有点不敢相信，却觉得意料之中，不，不是谈恋爱，她说“制造机会”，应该就是还没好上，是这个叫顾小婷的人介绍的吗？遥远明白了，谭睿康没和别人在一起，不喜欢她。

遥远不敢多说，把那条短信删了，沉默片刻，谭睿康端着盘子过来，说：“想好了吗？”

遥远说：“我开学的时候加入了一个电影协会，咱们待会儿去看电影吧，免费的。”

谭睿康笑道：“好，你看的电影总是很有品位。”

吃过饭后，他们进了电影协会租的礼堂，进去时已经开播了，是张国荣与梁朝伟演的“春光乍泄”。谭睿康买了饮料过来，说：“演的什么？”

遥远：“不……不知道，还没看过，张国荣的。”

荧幕上，梁朝伟一身黑风衣，帅得无与伦比，站在酒吧外面当门童。

谭睿康道：“梁朝伟，姑丈也挺喜欢他的片子。”

大荧幕光影变幻，遥远不时看谭睿康的脸色，画面上的张国荣与梁朝伟穿着人字拖，在厨房里跳舞。

礼堂里几乎全是小情侣，遥远倚在谭睿康的肩上，枕着他的肩膀看电影。

黑暗的影院中，荧幕上发出苍白的光，电影尾声，梁朝伟在世界尽头的灯塔前录了一段风声，寄给张震时，张震安静地听着。

“是他的哭声吗？”谭睿康侧过头小声问遥远。

“对。”遥远低声说，“你明白他们的心情吗？”

谭睿康说：“懂一点，但是何宝荣为什么好不容易找到爱人了，还要去找别的人……我不懂这种心情。”

遥远说：“我也不懂，我如果是他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好不容易找到个

爱的人，过得那么幸福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有人这么爱他，哪怕只能两情相悦一天，死了也是值得的。”

“是啊。”谭睿康出神地看着大荧幕，喃喃道。

“他们不停地争吵。”遥远又道，“你看，房东也吵架，王家卫可能是想表达，爱情充满了争吵，大家越是相爱，就越喜欢互相伤害，最后过得都很不开心。”

瀑布的映像倾泻下来，剧终，音乐徐徐响起，那段中提琴合奏的探戈随着水流声形成一段优美的曲子，演员表倒映在遥远的眼中，他看得出了神。

谭睿康伸了个懒腰，把遥远的脑袋扶好，打了个呵欠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遥远把他送到车站，谭睿康道：“好好复习，别老玩游戏，快考试了。”

遥远道：“知道了，啰唆。”

谭睿康笑道：“你心情又好点了？”

遥远嗯了声，买了瓶热牛奶给他，谭睿康晃了晃牛奶，说：“牛奶仔，祝你圣诞快乐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遥远笑道。

谭睿康上了车，遥远发了一会呆，目送巴士离去，转身回宿舍时，谭睿康的短信来了。

——弟，你感觉像是长大了。

遥远坐在平安夜的长椅上，注视着他的手机。

谭睿康：你有很多话，也不想和哥说了，到底怎么了？

遥远回了条短信：我喜欢上一个人，但我不敢说。

谭睿康：这是好事，你谈恋爱了？告诉她。喜欢上谁了？

遥远抬头看了会夜空，深吸一口气，眼眶通红，低头苦笑，把手机关了机。

翌日，谭睿康的短信又来了，循例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，多出来一句：“记得复习。”

今年冬天冷得早，期末来了，遥远继续自暴自弃地玩游戏，游泽洋似乎忘

了去上自习这事，遥远也没有提。

遥远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玩了，游戏里能打动他的越来越少，他查了次帐，发现自己把赵国刚的钱用了不少。

用了就用了吧，到时候再从妈的那张卡里补回去。

遥远有点想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过春节去哪儿过还没有着落，回家也没意思，去哪儿都没意思，他只想待在宿舍里玩游戏。但游戏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了，天天上线就是PK，杀人，杀来杀去，吵来吵去。

他真的很讨厌现在的自己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。

他报了四级，当天早上实在起不来，便不想去考，手机关机，缩在被窝里睡觉，最后谭睿康电话打到寝室来，眼镜小呆把电话扯到床上，遥远说：“好的好的，现在就起来。”

接着又倒头就睡。

五分钟后，谭睿康又追了一次，说：“就知道你没起床，快——去——考——四——级！”

遥远叫苦道：“我根本没复习啊——哪一年考不是都一样吗？明年夏天再考吧。”

谭睿康道：“不行！复习没复习是一回事，但是一定要去考，不能浪费钱。”

遥远痛苦地起床，牙没刷脸没洗就冲去考试，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写完交卷，回来洗漱完继续倒上头睡觉。

一个学期过去，寝室里的舍友们都一起堕落了，于海航的小卖部破产了——遥远的主意其实不错，于海航开始的时候也赚了点钱，一块两块，几毛之类的，赚到钱以后于海航就想吃点零食泡面，抽几根自己要卖的烟，喝两瓶醒目汽水。

于海航没有算开支，只约略估计着吃喝，结果进的货越吃越少，赚的都被自己享受掉了，本钱也享受得差不多了，没回本，去进的货就越来越少，更懒得跑了。

最后学业为重，小卖部关门大吉，收摊，还朝里面赔进去四百块钱。

眼镜小呆很努力地学习，但还是挂了一门，打电话朝他妈呜呜呜地哭，难过得要死。

遥远心想那么用心天天上自习还挂科，糗毙了简直，看我的，期末复习几天就都追上了。

张钧则常常夜不归宿，偶尔回来的时候便朝他们传授追女孩之道，找女朋友不要找本系本班的，否则腻了不好分，兔子不吃窝边草云云……

直到某一天晚上，张钧又出去了，有个女孩背着个包，提着个行李袋，围着围巾，穿着羽绒服，到宿舍门口来了，问：“请问，张钧是住在这个寝室吗？”

寝室里数人同时一愣，一齐转头看她——看那穿着，不是本校的女孩，外地来的？

遥远对这种事最敏感，马上就隐约猜到什么事，但却什么也没说，继续打他的游戏。

于海航也猜到了点什么，说：“你是他女朋友？他好像是回老家去了。”

女孩道：“他……家里出了什么事？对，我是他女朋友。”

遥远的嘴角微微抽搐，猜对了。

众人摊手，女孩眼睛发红，说：“他手机关机，也不上网。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他手机换号了啊。”遥远噤里啪啦地按键盘，说，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数人：“……”

于海航忙使眼色，但迟了一步。

女孩怔住了，问：“他的新手机是多少，可以告诉我吗？我特地坐火车过来找他的。”

遥远心道真是造孽，该不会又是那种事……他让游洋洋接替他杀怪，侧身看门口那女孩，心里想是怀孕了吧，目光就移向女孩的小腹。

她注意到遥远的目光，不安地动了动，拉好羽绒服。

遥远拨通了张钧的电话，说：“张钧，你女朋友找到寝室来了。”

说着把手机交给那女孩，女孩说：“谢谢。”

她站在冰冷的走廊外打电话，说着说着就哭了，遥远面无表情地上去关上门，整条走廊里都听得见她的哭声，她一边大哭一边朝电话里说：“我的天啊，你怎么能这样！你怎么能这样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！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！张钧！我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！你怎么能这样——”

好几个寝室都听见了，不少人出来看，她蹲在走廊里哭了很久，最后挂了电话。

遥远起身开门，给她一盒纸巾，她头发凌乱，倚在墙边哭得很丑，很难受，舍管大妈上来赶人了，遥远便拿了钱包，说：“我送你下去吧。”

她噙着泪，点了点头，遥远帮她拎包，下楼去。

寒冷的夜晚里路灯亮起黄光，遥远回头道：“你自己来的？”

她抹了把眼泪，说：“你见过那女的吗？是什么人？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遥远说：“是他的同学，隔壁系的，长得没你漂亮，我说真的。你比她好看很多。你要做手术吗？我陪你去？你去大学城旅店住一晚上，明天我带你去吧。钱你自己出。”

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现在身上没有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……”

遥远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你……你有回去的路费吗？回家让你妈妈陪你去做手术。”

她说：“应该够。”

遥远叼着烟，从钱包里数出两百，说：“借你的，记得还，顺便给你爸妈买点广东的特产，带回去过年。”

她噙着泪点头，说：“谢谢。我刚刚都不想活了。”

遥远把她送上车去，说：“不客气，你来之前不就已经知道结果了吗？只是确认一下而已。有什么好想不开的，心理建设都做足了，话说我以前也有活着没意思的念头。其实活着还是很有意思的。”

女孩一怔，遥远又道：“没关系，重新开始吧，你在这儿死了，你还有爸妈呢，想想你爸妈没了女儿的样子，为那家伙，值得么？回去挨你爸爸两耳光，流掉，天大的事，过两年就忘了，而且你还可以再找个人结婚，厮守一辈子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回去吧，活得比张钧好，快快乐乐地活，就等于是报

复他了，再见，祝你幸福，真心的。”

遥远送走那女孩，转身上楼去，甚至没问她名字，她也没问遥远的名字。

上楼后，走廊里的人纷纷揶揄他，说：“赵遥远，你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？”

遥远怒吼道：“积点德吧你们！”

三天后，张钧回来了，朝遥远千恩万谢，遥远道：“不客气，你欠我四百了，下周还钱啊，不然我找你现在那女朋友要了。就说给你前任的路费。”

张钧忙道好好好，当天去卖了自己“传奇”的号，拿出四百块钱还给遥远。

但没过多久，这件事还是由游泽洋“不小心”传了出去，最后以张钧在楼下当着许多人的面挨了女朋友一耳光而告终。

期末考来了，各科陆陆续续开考，有的间隔几天，有的挨得很紧，遥远的计划从提前一个月去上自习变成提前半个月，再变成提前一周，再变成三天，变成用一天复习，最后变成用考前三个小时。

考前三个小时，遥远翻开高数书，崩溃了。

反正也复习不到什么了，遥远又把书合上，继续去打游戏。

待会靠蒙吧，大题全不会做，随便写写，说不定选择题全蒙对，填空题蒙几个，外加大题胡乱写个过程也有点分……那就有六十了。

于是各科目轮流过去，下决心复习——考试前一天复习——去考试的过程不断循环，遥远越想越害怕，还是停下游戏拔掉网线，自习了几门，心想把简单的几门课譬如思想品德修养、电子电工学和线性代数等过了，其余的准备补考，这样起码不会全挂。

最后一科考完，遥远发了个短信，说：哥，我考完了，寒假怎么过？

谭睿康：你先玩游戏吧，哥还有两门，别熬夜，正常作息，早上起来玩也一样的。你是不是经常熬夜，我看你好几次QQ半夜三点还挂着。

遥远心想谭睿康抓到自己几次，居然也不吭声，是打算秋后算账吗？

他不敢多提这个话题，就说：祝你全过。